研

へ16
366
2

東京帝國學校圖書
利 416 2
門へ 16 366 2

揅經室一集卷三

明堂論

粤惟上古水土荒沈橧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葢以茅外環以水足以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黄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

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于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于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迹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韍皮椎輪初制惟尚越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輅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洽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執吾言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勒書一卷以備稽覽括其大恉著于斯篇

神農明堂

淮南子主術訓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于胷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太平御覽七十八作播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

終獻功御覽功作貢文子及北史宇文愷傳同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御覽寒暑作燥濕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御覽作不試文子同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御覽作教化如神

元案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據主術訓云云是明堂之名始于神農特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總以明堂爲天子所居卽後世郊外明堂也其云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卽月令天子居明堂以時嘗穀之始

桓譚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御覽

元案此與淮南子同桓譚時古籍猶多或不專本淮南也

黃帝明堂

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則是黃帝合宮

元案合宮者天子所居各禮皆合行于此故無宗廟郊壇朝廷路寢之分亦卽後世郊外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元案此明臺當卽合宮中南向之堂

漢書郊祀志上曰申公曰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黃帝享百神于明廷是也

元案明廷猶明臺其云接萬靈享百神卽月令以時祈祀之始

素問五運行大論曰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

元案惠氏士奇云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然則明堂五室始于黃帝矣

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

元案後世郊外明堂之制似卽放此其云四面無壁以茅蓋與神農時明堂有蓋而無四方正同

堯明堂

今文尚書堯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鄭氏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元案堯時明堂當已分建授受大典故在明堂也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元案孫觀察星衍云周書嘗麥解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祖合之淮南主術訓有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之說則知史所云大祖即明堂也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御覽

元案明堂名五府及祀五帝實是舊禮尚書帝命驗云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鄭氏注尚書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足證府名甚古惠徵君棟云周官有天府乃明堂掌陳寶之官取法于唐虞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

元案衢室義取四達即四面無壁之謂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鄭氏注云大室明堂之中央室也

元案據此明堂五室之制非始于夏

舜明堂

今文尚書堯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鄭氏注云藝祖猶周之明堂馬融注云藝禰也

元案此巡方大典故歸格郊外明堂也文祖藝祖皆指祖考而卽爲明堂大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

尸子曰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注

文選張衡東京賦曰有虞總期李善注章期一也

元案總章總期之義皆同合宮以各禮總于此表章故名總章以各禮總于此期會故名總期字異而義則同也

今文尚書堯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曰闢四門

元案城中朝寢無四門之制此亦指郊外明堂也四方諸侯來朝大典則於明堂中行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韋昭注云禮祭法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

元案禘郊祖宗四者皆爲配天之祭鄭注明白可據總享五帝五神於明堂則以顓頊與堯配祭自王肅有心違鄭謂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誤仞爲宗廟之祭非屬明堂遂致其義不明也

夏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氏注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先王之禮

元案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尚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古字世大通故大子又稱世子世叔又稱大叔矣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

室非專爲祀祖卽如夏小正爲觀天測時布令之書禮亦當行于世室與舜在璿璣玉衡于文祖同

成伯璵禮記外傳曰夏謂大廟爲世室又曰夏后一堂之上爲五室南面三階五室象地載五行五行生于四時故每室四達一室八窗象八節

元案此云一堂之上爲五室世室乃一堂中央之室也較他室爲尊故稱之爲世室世與大皆尊稱之辭成氏以大廟擬之是也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

元案此自指郊外明堂而言

禮記祭法曰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韋昭注云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之禮同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殷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

重屋鄭氏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元案鄭注以爲王宮正堂非也此所言仍是郊外明堂之制至于國中寢宮之制止取郊外明堂四面之一向南爲之斷非如郊外明堂四面皆有堂也

大戴禮記少閒篇曰成湯卒受天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服

元案此總章卽襲舜明堂名謂郊外明堂也四夷來朝于此者非常典禮不於國中朝廷行之必在明堂以繼舜禹之業周公之明堂朝四夷同此其云先祖之府亦指郊外明堂與堯典文祖藝祖同葢先代典冊亦藏于明堂也

管子桓公問篇曰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元案說文解字云街四通道也此名總街者亦取明堂四達之義

尸子曰殷人曰陽館唐會要明堂下顏師古議引

元案孫觀察云明堂在國之陽以此文知夏商已在東南郊也

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御覽

元案此誤以國中南面之路寢爲郊外四面堂之路寢也

禮記祭法曰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國語魯語曰展禽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韋昭注云舜當爲嚳字之誤也

元案說見舜明堂下

鄭氏攷工記匠人注曰周堂高九尺殷三尺

元案說見夏明堂下

周明堂

攷工記匠人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元案此本指郊外明堂與宮內路寢不同故匠人又曰宮中度以尋

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

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元案明堂位雖魯儒傳會而此段言周公明堂則必是周初相傳舊典由此知郊外明堂惟向南一面有皐應路三重門其三面惟一門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元案此篇飾字凡六見皆飭字之訛飭字从力古力字作屮所以訛爲巾也觀篇末曰則飭司馬則飭司寇則飭司空皆作飭明此飾亦當同此例爲飭字也明堂天法之所在故天災則于此飭之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稷旅

楹春常畫旅內階元階隄唐山廧應門庫臺元闔

元案五宮卽下五處前四處皆在城中惟明堂

在郊外也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元案明堂中大室爲宗祀之所故以爲文王之廟路寢亦指明堂而言路與大通故又稱大寢

鄭氏注月令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是也

孝經孔子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詩周頌我將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孔穎達正義云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配文王于明堂謂大饗五帝于明堂也

元案此郊外明堂祀五帝以文王配也

禮記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魯語與祭法同韋昭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商家

祖契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元案此言行宗祀于郊外明堂宗祀卽堯典六宗之祀亦卽方明也

尙書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氏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皡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曰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鄭氏注云明禋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皡之屬也旣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元案此以文祖卽郊外明堂中太廟是也其云明堂祀五帝亦是古禮唯分告明堂與禋廟爲二非是惠徵君曾駁之

詩周頌淸廟序曰淸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元案此淸廟卽郊外明堂中央大室也周公居攝六年制度大備朝諸侯于明堂卽率以祀文

王于此此二事顯而易見者我將之祀文王于明堂與此有別者此率諸侯助祭禮尤盛也

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

元案此即郊外明堂明堂以茅葢屋也若國中朝左之大廟未聞以茅葢屋也

尚書洛誥曰王入大室祼王肅注云大室清廟中央之室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續漢志注引蔡邕明堂論

元案此亦指郊外明堂而言鍾鼎款識所載伯姬鼎師毛父敦戠敦牧敦等銘所云大室葢皆謂清廟中央之室古者朝諸侯祀祖考獻俘馘皆在明堂也

逸周書本典解曰維四月既生霸王在東宮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永無惑矣

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宗祀明堂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袁準正論引

元案此東宮亦指郊外明堂攷工記匠人左祖右社疏引劉向別錄云左明堂辟雍是明堂在左矣

周禮大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賈公彥疏云縣治象之法于雉門象魏從甲至甲凡十月斂藏之明堂于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也

元案此雉門乃國中之雉門葢以明堂所藏之治象月吉縣之國中挾日仍藏之郊外明堂也

禮記月令

元案此篇文多不錄呂覽同以此皆古帝無路寢專居明堂布政之遺制周時王居城中路寢此禮未必全行也

魯明堂

禮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鄭氏注云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孔穎達正義云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元案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于大廟行之

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

元案此禘卽祫也天子禘于明堂諸侯祫于大廟一也惠徵君云成王賜魯重祭而有禘祭止用禘禮禘樂魯無明堂無圜丘之禘但有吉禘時禘皆于宗廟無配天之典雖行禘祭其實祫也

春秋文公二年穀梁傳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無天而行也

元案魯大廟猶周明堂明堂天法之所在故曰無天

春秋哀公三年左氏傳曰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

元案天子藏舊章于明堂魯無明堂當藏于大廟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曰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元案天子靈臺在明堂中諸侯觀臺亦當在大廟周禮春官大史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氏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

告而受行之故視朔與登觀臺竝書也

泰山下明堂

孟子梁惠王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
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趙岐注云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
巡狩朝諸侯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

元案此明堂卽壇也與他處明堂異制周禮春
官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
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氏注
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
以見之卽指此也泰山在齊州齊居天下之中
有王者起於山下朝諸侯卽於山上刻石紀號
行封禪之禮

史記封禪書曰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時有
明堂處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登封泰山降
坐明堂

元案泰山下明堂據此西漢時尚存其迹自元
封二年秋武帝因公王帶所上之圖作明堂于

汶上後王莽又作明堂于長安泰山下明堂遂不可攷矣

漢明堂

漢書河間獻王傳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云辟雍明堂靈臺也又終軍傳曰建三宮之文質服虔云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

元案武帝明堂在奉高未嘗立于長安禮樂志言武帝卽位進用英儁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僅議立而已非實立也河間獻王所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藝文志載其目胡梅磵以爲對三雍宮之制度者是也

漢書平帝紀曰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後漢書世祖紀曰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于天下

元案明堂建于長安實始于此非建于武帝時明矣

三輔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

元案八當七字之誤葢靈臺辟廱太學三者異

名同地俱在長安西北也三者在北明堂在南則明堂與三者又分建可知

揅經室一集卷四

禹貢東陵考

余昔在浙已攷浙江卽禹貢三江之南江禹貢東迆北會于滙乃自池州石城東迆會于震澤至餘姚入海稽之漢以前古籍無不合者漢以後各家之誤可指諸掌矣嘉慶十一二年間予在墓廬爲卜葬之事西上冶山見所謂廣陵者矣十三年由汴梁過臨淮踰淸流關嶺更見所謂廣陵者矣十八年由江寧溯江至池州九江乃曉然于禹貢至于東陵東迆六字爲確不可易廣陵卽東陵晉以後人誤之久矣晉以

後人誤解北會於滙之滙爲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彭澤以上求東迆求東陵不知大江之勢自武昌至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以至江寧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爲北江也（按地球度數由西南向東北斜角歷南北經度將及三度非比由武昌至彭澤自正西至正東緯度平行也且名曰東陵自應在九州之東若在彭蠡以上則荆州界內不當云東矣）東迆之處卽在池州古石城由石城而趨震澤實是正東流（由池州至震澤正循緯度平行而東）禹貢于東迆之上書曰至于東陵是以東陵定東迆之地後人旣見東迆之地卽當于相近之地求所謂東陵者晉人誤以東迆在彭蠡之上遂失東陵之名不知漢書地理志廬江郡下班氏自注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句北入江由江之北岸入江故曰北）此乃漢人之說最爲明白可據者也計東陵之大非一二邑所可盡陵之爲形乃長山之形其脊棱棱然緜延而行水分兩地而流方稱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應卽是東陵之首過此以東爲滁州淸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揚州甘泉江都始爲東陵盡處試觀此陵緜延數百里其脊分南北脊南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于淮界限分明雖起伏高低或有平衍之處而以分

水之法測之則瞭然可見者也予出揚州西門至古井寺陳家集橫山冶山見一路皆有嶺脊之形問之農民皆言嶺脊雨水南則入江北則入湖再由冶山至棠山以上直接滁山皆然滁之淸流其形最顯此揚州之所以名曰廣陵也此江都東鄉所以有漢東陵亭廟也後漢書郡國志江都廣陵有東陵亭卽此地也統而言之皆禹貢之東陵也禹貢于彭蠡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書曰至于東陵東迤是明以東陵爲北中兩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江同起止矣東陵盡處卽北江盡處也或曰東陵之脊水分南北流東陵之尾將至東陵廟卽後漢書注之東陵聖母廟在今張綱溝仙女廟相近之處約去揚州府城東三十餘里漢廣陵太守張綱于東陵村開溝故名方止今邵伯湖水曷由過揚州府城而入江也曰此陵脊在今府城北灣頭鎭禪智山光兩寺之間爲最低之處乃吳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非禹貢東陵本來之形勢也予嘗讀爾雅各陵矣注者唯以西隃雁門爲北陵可攷餘皆不能確有所指予于十七年至山西稽問西隃雁門之陵橫亘塞門數百里是非一二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二字見于爾雅又見于

禹貢必非舒廬之間一山所能當此此非今由廬州至滁州揚州之廣陵而何爾雅曰東陵阬阬之一字迷失數千載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攷定之

毛詩王欲王女解

許氏說文金王之王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王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是王與王音義迥別矣毛詩王字皆金王之王惟民勞篇王欲王女王字專是加點之王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言王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王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王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王之王矣蓋王畜好丂九古音皆同部相假借淮南說林篇曰白璧有考氾論篇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卽朽朽卽王謂王之釁也王有釁卽是有孔故考工記爾雅皆以璧之孔爲好好卽王也呂覽適成篇民善之則畜也注畜好也說苑尹逸對成王曰民善之則畜也此畜字卽王女王字也說文嬉媚也孟康注漢書

張做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訒畜畜與嬉通也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卽好也好卽王也畜與旭同音故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爲好好凡此皆王字加點之王字與畜好相通相同之證也

引書說

古文尙書孔傳出于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據此兩引皆作受繩今書作從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表

說

天子

金奏　大饗諸侯入門金奏肆夏繁遏渠見魯奏肆夏用鐘鎛語周禮春官禮器賓出奏肆夏鄭破肆爲陔非是大司樂大饗出入如尸奏肆夏

升歌　大饗諸侯升歌清廟經無

諸侯

兩君相見及燕勤無金奏郊特牲曰大夫奏肆夏王事大夫八門金奏肆夏見郊特牲自趙文子始也燕禮記仲尼燕居言其僭鄉飲酒賓出奏陔夏鄭注有鼓無鐘

諸侯相見升歌清廟見仲尼燕居

大夫士

大夫士鄉飲酒升歌鹿鳴四牡

正歌明文由今推君燕羣臣及聘問皇皇者華見儀之始之當用清廟之臣升歌鹿鳴四禮在堂何以明之大牡皇皇者華見儀上用夫士鄉飲酒禮燕禮鄉射不升歌見琴瑟諸禮升歌用君燕勤王事大夫鹿鳴諸侯之升歌鹿鳴四牡皇燕大夫也亦皇者華見燕禮記即用鹿鳴然則諸侯相見大射用清廟天子牡皇皇者華見大之饗諸侯亦射儀即用清廟同此比例矣

笙歌

間歌　大饗間歌經諸侯相見下管象無明文或如武見仲尼燕居此歌魚麗南有嘉正歌仲尼燕居下亦當如下管新宮魚南山有臺皆之中管象武歟笙入三成遂合樂笙間見儀禮

在階笙間之

合樂　大饗合樂經無明文或如正歌晉語用文王之備大明緜緜堂階合作

君燕羣臣及聘問之臣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笙間之見燕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則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不間遂合樂見燕禮記

大射管新宮三終不笙不間見大射儀

大夫士鄉飲酒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見儀禮

鄉射禮不笙不間見儀禮

說曰古之歌詩成樂自天子至大夫其升歌于堂也笙歌于階也間歌于堂階也堂階合作也詩不同而分爲四節則同也若夫詩之用于此四節則有天子

君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見儀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見燕禮記若舞則用勺

大射不合樂見儀禮

饗諸侯諸侯燕大夫士之別大夫士相見之樂爲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卽用鹿鳴然則兩君相見之樂爲淸廟天子之饗諸侯也亦卽用淸廟兩兩相比其例相同矣至于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在此內者諸侯大夫士或用爲合樂所謂合鄉樂者是也天子諸侯亦或用爲房中之樂矣見燕禮謂后夫人弦歌周南召南又有金奏則國語諸書言之極詳皆是賓入門奏鐘鎛爲樂賓升堂之後金奏卽闋與升歌之用琴瑟間歌之用笙迴不相涉也若以鄭氏詩小雅譜論之其辭曰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元竊謂鄭說不盡然也左傳襄四年叔孫穆子不拜工歌文王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國語曰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此明云諸侯用大雅而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人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淸廟示德也據此明是金奏肆夏

與升歌清廟區爲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鄭云天子用大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非矣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升歌鹿鳴見于燕禮若燕勤王之大夫始于入門時用金奏肆夏見于燕禮記若天子燕羣臣天子卿大夫爵與諸侯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羣臣歌鹿鳴合鄉樂非矣總之肆夏別爲金奏鄭以天子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未合皇氏孔氏更多支蔓矣考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夫先樂金奏曰先樂明與正樂不同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縣即金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周禮春官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不掌升歌之事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此謂諸侯燕勤王事大夫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當與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參觀之彼管象武夏籥此則管新宮舞勺也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綜此五者觀之則是金奏在升歌前用鐘鎛與琴瑟之升歌異矣燕禮記仲尼燕居尤其明證也升歌笙歌間歌合樂古人皆

以爲正歌故樂正告曰正歌備其分詩屬樂則有諸侯于諸侯暨天子于諸侯爲一事大夫于大夫暨諸侯于大夫爲一事諸侯于大夫卽用大夫升歌之鹿鳴然則天子于諸侯卽用諸侯升歌之清廟可知矣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見其升歌用鹿鳴在儀禮燕禮鄉飲酒諸禮歷歷可考諸侯之相見其升歌用清廟見于仲尼燕居夫子之言又極明白可據佐之以左傳晉語更皆相合治經者惟知依據經傳折衷仲尼之言而已安用多爲端緒以自紛哉清廟之什凡十篇除清廟尚餘九篇而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此三篇賴漢人之言以知之則其餘六夏卽維天之命等六篇爲近然先儒無言者不敢臆斷又按周禮旄人凡賓客舞燕樂籥師饗食鼓羽籥之舞司于饗食授舞器鞮鞻氏祭祀則籲而舞之燕亦如之此諸舞器皆爲燕饗是天子于大夫也

又說曰虞書笙庸以間尚書今本作笙鏞者僞孔據商頌庸鼓有斁解庸爲大鏞之鏞而昧于笙庸之義唐以後株守僞孔者據孔義改庸成鏞其實僞孔竝未作鏞也周禮疏兩引鄭注皆曰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竝非鏞字且疊庸字爲訓與笙生也正同設鄭本爲鏞字鄭必有以破之不能徑疊鏞字成庸字也大司樂疏引鄭注云東方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長生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熟有成功亦謂之頌亦頌其成

也注眡瞭及儀禮大射同鄭君此說古義也按東西階竝有鐘磬在東者名笙在西者名庸所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間與笙庸之笙訓爲生者不同故大射儀所言宿縣地位明白可案也大夫士鄉飲酒縣樂不分東西階惟一縣在兩階之間故儀禮惟曰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不復別笙頌之名其明證也詩小雅鼓鐘卽金奏也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未言所刺何事而傳有會諸侯于淮上之說元考幽王實無遠至淮上會諸侯之事且用樂之節與燕禮記君燕勤王事大夫事事皆合據經文鼓似准上諸侯遣大夫勤王役事然畧無佐證不能臆說又案鼓鐘擊鐘也非鐘鼓詩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是諸侯燕大夫之禮惟歌雅及二南也云以雅以南者用雅在南前升歌先於合樂也今詩分南雅頌雖在周末而雅南之名周初已立故鹿鳴爲雅關雎鵲巢爲南載在儀禮卽此詩所言以雅以南也詩曰以籥不僭此卽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勺不常用此用亦不爲僭不僭專言用籥非總上雅南爲言也此自是諸侯燕勤王事大夫之樂似非天子饗諸侯之樂傳說今無證驗也傳箋屬樂于王故毛謂雅南舞四夷之樂鄭謂雅爲萬舞取說皆曲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謂十月之交四篇屬厲王時詩者魯詩申培公及中

候擿雒貳鄭司農詩箋之說也謂屬幽王時者子夏詩序大毛公詩傳之說也兩漢毛詩晚出其說甚孤公卿大儒多從魯說今攷毛說之合者有四魯說之不合者亦有四試說之詩言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交食至梁隋而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劆隋張冑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竝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正入食限推數列後此合者一也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日食緣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此不合者一也詩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災異之大者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史記周本紀載幽王二年事正相同此合者二也若厲王在位殊無此變詩不應誣言百川沸騰諸事此不合者二也豔妻實褒姒也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受子夏之說故毅然斷之如此曰妻者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未廢申后以前褒姒尚在御妻之列且正月篇曰褒姒威之揆之煽處正復同時子夏以二詩相連爲篇弟非毛公作訓詁傳時所得移改鄭箋說非也證之國語史記大雅時事更脈然可案其合者三也若厲王時惟

聞弭謗專利而已使有豔姓之妻爲內寵熾盛如此詩大雅板蕩以及國語周秦諸子史中不容無一語及之者此不合者三也皇父卿士乃南仲之裔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皇父爲老臣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卿士任號石父爲卿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雖頌皇父之聖實怨其安於退居是尹氏號石父不在卿士皇父司徒番（鄭箋以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謂番以爲詩屬厲王之證但今以史記鄭世家考之鄭桓公爲卿士在幽王八年其六年日食時爲司徒者實番也）諸休退老臣之列此合者四也若厲王時用爲卿士專利者榮夷公也其爲正臣諫王者召公芮良夫也皇父等七人考之彼時無一驗者其不合者四也綜而論之子夏之序親受經於孔子其說宜從日食推步既得十月辛卯朔其說宜從至於鄭箋從魯詩非從魯也東漢中候襲用魯詩石渠說經往往稱制臨決鄭君尊時制也至于傳箋訓詁閒有未合詩人本恉者而皇父七人以正臣掌權黨之名所關爲尤巨元於所箸詩補箋中各隨章句辨之恐元此說不足以振積非而學者株守鄭義反執彼一二端爲言致被以異說也乃自節南山至小明錄補箋之可

發斯義者釋之以證鄙意焉

節南山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補箋自節南山至小明序皆曰刺幽王今以皇父褒姒人事及十月之交術法推驗皆合

序以節南山以下皆幽王時詩毛詩說與序同惟鄭箋據緯書中候擿雒貳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爲刺厲王今推驗皆不合又謂毛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言亦無徵此數詩中解詁因厲王而多失今悉辨正詳後各補箋下鄭所以用緯說者後漢世祖尊用圖讖朝廷引以定禮說經明帝用禮讖初祀五方帝光武帝配鄭司農知禮尊王故解經多從緯說尊時制也後人用是毀鄭未免誦詩而不論其世兩漢毛詩子夏序甚微未顯于世故漢書劉向傳谷永傳五行志皆以十月之交爲厲王時事者用魯詩說

赫赫師尹補箋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幽王時不用皇父任尹氏爲大師尸位不親民故詩人刺之謂尹氏爲吉甫族者宣王初年伐玁狁尹吉甫爲老臣總武事者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至征徐戎時則用卿士皇父總武事以繼吉甫故大

雅常武章首備言卿士皇父次章始言王謂尹氏也此尹氏或是吉甫之子抑或其族副于皇父出師者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卽此族也幽王時不用皇父用尹氏爲太師卿士尹氏無大惡而尸位不諫則有之故詩人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云云而終曰以究王訩則尹氏尙未如暴公善諂虢石父巧諛好利爲詩人所專刺也迨後尹氏亦退而暴公代之當在廢申后時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補箋〕尹氏不躬親教養民不諒之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補箋〕尹氏不問察讒言致誣罔君子

鄭箋仕察也義本爾雅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謂下民勿罔于上皆非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補箋〕夷傷也王不察讒言君子之在位者或傷或已皆爲小人所危尹氏當諫

易序卦曰夷傷也箋訓夷爲平言當用平正之人非是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補箋〕謂皇父諸臣退居私邑以昏姻相益車馬爲富

詳昏姻孔云擇有車馬補箋下

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補箋屈至也夷傷也君子如至其位可使民惡怒之心止息君子如傷廢去位則民惡怒之心與上相違

此夷字卽承上式夷夷字爲言鄭箋屈至也言君子當行至誠之道平易之行非是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補箋不自爲政尹氏弗躬弗親也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補箋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大臣而退之

傳正長也卽雨無正所謂正大夫蓋皇父諸人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補箋誦諷也大夫自著字諫王詩人之極忠直也亂由王興尹氏尸位責之猶淺

說文誦諷二字轉相爲訓合節南山各章觀之尹氏無大惡故責之猶淺以究王訩極諫無隱矣禮記大學引章首四句復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此正言幽王被弒之事也

一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補箋此下四詩皆暫御大夫獨勞王事刺幽王嬖褒姒舉羨羨棄舊臣舊臣亦相

率去王都自徹其屋保有私室瞽御獨傷憂勤也

義詳十月之交補箋下雨無正曰曾是瞽御憯憯日瘁詩人官瞽御守王不去怨友之去也數詩皆一人所作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補箋故老謂退居之皇父占夢微事也亦謝不能其不屑懲小人訛言可知予皇父自謂也

北風曰莫黑匪烏以喻君臣同惡尚書大傳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烏本宜惡也左傳襄二十二年臧武仲不知雨御叔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聖人宜多所知也幽王時皇父稱聖人故十月之交曰皇父孔聖今退居後訛言亂興皇父不之懲卽召之占夢亦謝曰人俱謂予聖予實不知烏之雌雄衰廢而自藏其智也傳謂幽王君臣俱自謂聖非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補箋豫決必威周也威卽滅此義同字變之例也

說文滅盡也盡爲器中空从皿从聿聿火餘也滅與威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

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如小戎龍盾之合龍讀爲尨尨雜色也龍尨古之通借者多矣尨盾乃雜畫之盾非畫龍于盾下章蒙伐有苑蒙伐卽龍盾詩八凡重言者每變其字示不相複其實于事則同此例學者罕知求之經傳往往而是謂蒙伐卽龍盾者詩爲下國駿尨荀子大戴禮並引作蒙狐裘蒙戎左傳引作尨是通借也說文盾厭也厭盾也伐與厭同音假借也箋傳之說皆非說文威字下引褱姒威之解曰从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案戌爲九月陽氣盡于九月心火三星亦納于此月故說文戌字解曰滅也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褱姒威之者豫決其必威也如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父言必有川竭山崩之事是年果三川竭岐山崩見史記周本紀亦豫決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補箋終既也

詩終風且曀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當訓既與又相對爲義言既如此又如此也此終字詞例相同箋以爲終王之所行非是

乃棄爾輔補箋喻棄皇父諸舊臣使之退處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補箋喻賢臣雖退處亦不能安居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補箋怨退居者以酒肴洽鄰里益昏姻不

若我獨憂王事云讀與員于爾輻員同益也

義與十月之交相同此章語與上章不相屬酒與

肴相韵不與上炤虐相韻孔云之云釋文亦作員

云員古同音義當與員于爾輻之訓爲益者同傳

訓旋箋訓友取義皆曲

𠀤𠀤彼有屋蔌蔌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

富人哀此惸獨補箋怨退居者少有居室車馬此無

祿者終惸獨也蔡邕釋誨曰速速方轂李賢曰方竝

也竝轂而行也

箋謂小人富貴非是𠀤𠀤說文作佝佝解曰小也

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是陸本作蔌蔌方

穀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𠀤

𠀤彼有屋五字句與民今之無祿相諧蔌蔌方穀

四字句與天夭是椓相諧其無有字益明矣又石

經岳珂本皆作天夭是椓今坊本多訛作夭夭是

椓後漢書蔡邕傳曰速速方轂天夭是加彼之速

轂異毛詩者所傳本異也以加易椓者用加以韻

枯辜邪牙等字非椓或作加也方轂章懷太子注

爲竝轂此爲得之卽擇有車馬義今毛本穀爲轂

假借字老子王弼本諸侯自稱不穀之穀作不轂毛不破字鄭亦沿而

未破訓善非本義也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補箋刺幽王以褒姒爲后任用小人退廢諸賢臣致天變也

義詳皇父卿士補箋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補箋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八食限朔月月朔也

雍正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九十八年

算上經史所推久有定數今據史記魯僖公五年距周幽王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算外並之得自雍正元年癸卯距所求之周幽王六年共二千四百九十九年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

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八一一六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

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置中積分減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得通積分

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置通積分其日滿紀法六十去之餘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轉與紀法相減餘爲天正冬至日分

紀日一十七以天正冬至日數加一日得紀日

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置中積分減氣應分一二二五四加本年天正冬至分七七一一五八八四得積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置積日加朔應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得通朔

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　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三一五一二置通朔以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三除之得數爲積朔餘數爲首朔

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三秒九二四四一三三四相乘得三十四億一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五二六四滿周天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去之餘數二十七萬六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五二六四以宮度分收之爲積朔太陰交周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置首太陰交周應六宮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二秒四十九微減積朔太陰交周得首朔太陰交周

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

二十九微爲太陰八交有食置本年首朔太陰交周以太陰交周朔策一宮零四十分一十三秒五十五微遞加八次得周正十月朔太陰交周逐月朔太陰交周自初宮初度至初宮二十一度一十八分自五宮八度四十二分至六宮九度一十四分自十一宮二十度四十六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爲太陰八交今十月入交即十月有食

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以太陰入交月數八與朔策相乘得二百三十六日二四四七二四二四與本年首朔日分相加得二百五十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郎平朔距冬至之日數再加紀日一十七滿紀法去之得二十七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自初日甲子起算得平朔干支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通其小餘得平朔時刻

案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廙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八蝕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葢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　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爲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八交從魯詩說謂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

於何不臧補箋於讀如粤發聲也

爾雅粤於相轉注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補箋幽王二年三川震而復竭

岐山崩

史記幽王二年云云是涇洛渭三川先震而後竭

岐山亦崩震與竭爲二事周本紀之言明白可案

此詩因六年日食之變而作竝溯及二年川震之

事故曰沸騰孔沖遠疏以爲沸騰與竭不同非是

今本國語譌作幽王三年非是說苑辨物篇亦作二年與史記同

皇父卿士〈補箋〉皇父乃南仲之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大師尸位號石父爲卿巧諛好利用是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頌皇父之聖復怨其安於退居也

箋以皇父爲厲王時人故以司徒番等七子皆厲王妻黨女謁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固不合卽王肅皇甫謐以此詩爲幽王時事亦以皇父等與豔妻同視爲佞嬖亦不合矣元案大雅常武之詩乃宣王征淮夷時事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皇父爲大臣之字南仲之後宣王時爲大師卿士命征淮徐與召虎尹吉甫同時者明矣幽王爲宣王子則皇父爲先朝老臣宜倚用之乃幽王嬖褒姒任尹氏爲大師卿士號石父史記周世家云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廢申后去太子是廢后易嫡皆虢石父之惡尹氏尸位不諫而已爲卿而退皇父故詩人一則曰柳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言告皇父此生尚非不辰何不就我謀政事再則曰皇父孔聖作都於向言其甚聖哲今不用之皇父亦安於退居采邑不以國家爲憂怨責之也三則曰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言不留此一老成人以衛王一老卽皇父也如以皇父與常武皇父爲兩人則前後二三十年間不應同官者復同字其不合一也如以皇父爲女謁權佞不應不居王都反退居於向讓尹氏爲太師卿士其不合二也幽王六年尹氏爲大師卿士如皇父在朝爲權寵豈二人並居此一官其不合三也詩曰不憖遺一老二句在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之間如是貪淫則語極不順其不合四也節南山之尹氏史記之虢石父皆不在家伯仲允之列忠佞判然其不合五也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錄墨子之說作染於虢公鼓祭公敦而皇父以下七人無一人列名其中明非佞臣其不合六也大雅民勞版蕩抑桑柔皆刺厲王反覆於厲階貪人與國語弭謗專利合無一語及於煽處權黨至幽王大雅瞻卬召閔卽極言哲婦傾城亦無一言及於皇父七人之權黨其不合七也據此七事皇父明是賢臣而自漢以來皆視爲姦佞之首徒以此詩與豔妻同舉故耳其實此章不過臚舉朝臣末言豔妻煽方處自是貶詞其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伯維宰（俗本譌作冢宰因箋中冢字而誤）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走馬楀維師氏但舉其官爵名字未嘗少有褒貶詩人不言在位之尹氏石父而言居向之皇父卿士則番家伯等以類相從是皆賢臣民所屬望王所屏弃者可知詩若曰雖此老臣賢臣之多其如褒姒煽方處何也（君子偕老前五句與後二句相反文義與此同）但諸臣退居私邑保有室家坐視王室之燬無箕子比干之節不能免詩人怨刺耳此事端賴常武之詩可以表正並藉節南山以下諸篇互相發明自魯詩誤以七人爲女謁權黨漢儒靡然從之漢書人物表至列入下下沈冤經史中數千載矣不可不力辨之（竹書紀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於向皆僞說不可從又幽王時暴公亦曾爲卿士故何人斯序曰暴公爲卿士彼詩在小弁廢太子之後當是幽王日食以後事尹氏亦退位故暴公代之也）

番維司徒補箋幽王八年始命鄭桓公友爲司徒在日食之後鄭世家宣王二十二年鄭桓公友始封於鄭三十三歲百姓愛之幽王以爲司徒是封後三十三年爲司徒當幽王八年矣（國語韋昭註云幽王八年爲司徒）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故司徒仍是番而鄭箋據幽王司徒爲鄭桓公謂番爲厲王司徒誤矣漢書

人物表引番作皮中允作中術聚作撮稱作萬皆下下

豔妻煽方處補箋褒姒煽惑處內賢臣雖多不居其職昏義曰天子八十一御妻日食時褒姒未爲后也稱豔惡之也皇父諸臣稱爵重之也

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依子夏序爲說也

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變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烈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振緯書此說以豔爲烈烈爲姓與姬相對屬厲王時事此自是後漢時帝用緯說經稱制臨決之事鄭司農遵用之也豔中候作烈漢書谷永傳作閻皆美豔豔字假借也鹽淹亦與豔通禮記郊特牲鹽諸利淹之以利淹與豔同逸周書官人篇乃鹽字之譌淹豔通也

煽說文作偏在人部今從火作煽者由俗改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補箋不時不辰也何爲我作而謀玉彼不來就我同謀

詩桑柔我生不辰爾雅不辰不時也詩人言國事猶可爲之時也小明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韓詩外傳作就集與就同書敢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作就即集亦

同此詩曰不卽我謀義與彼同

徹我牆屋因卒汙萊曰予不臧禮則然矣補箋言已獨居勤王牆屋皆徹田亦不治友朋謂予自謀不善不知事王之禮當然

箋以爲皇父毀徹民之牆屋不得趨農邑人怨辭非也篇中稱予稱我皆譬御自稱非百姓也今經文皆作曰予不戕釋文曰戕王作臧孫毓評以爲鄭改字陸說是也葒此經本爲臧字王肅本如舊鄭本亦是臧字特破讀爲戕字訓爲殘非經本戕字後之宗鄭者踵改經文竝刪去箋中讀爲戕一句孫毓猶及見之也如經中本是戕字字不習見毛傳亦不容無以訓之孫毓評多從鄭說不致反護予雍其實此處正當以予雍臧字義長不煩破字不得因王肅攻鄭其言千慮無一得也凡此數詩中言於何不臧庶曰式臧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謀之其臧謀之不臧皆與此曰予不臧詞氣相同故今改爲臧以復其舊下亶侯多臧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補箋皇父甚聖哲今惟作都於向不居王都

雨無正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與此相

發明

擇三有事亶侯多臧〈補箋〉三有事王之三公也多臧俗本作多藏字當爲臧善也詩人怨責皇父與三卿同退居此三卿皆善謀者故曰信維多善也

訓三有事爲三公鄭義也亶侯爲信維毛義也此詩與雨無正似皆一人所作詩人勞於王事怨諸賢臣去王都居向邑不肯留守王也故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又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又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皆足互相發明蓋王不用皇父皇父退居於向新作居室其三事之同去者亦作居於向卽正月之詩所云佌佌方有屋蔽蔽方穀哿矣富人者也詩人貧苦勞勤有與國存亡之義深責皇父爲先朝老臣不應甘於退位又斥三事大夫有車馬者亦安居於向此豈皇父擇之曰擇之者所以激勵之使出守王也合觀詩詞皇父棄廢就衰詩人竭忠盡瘁之情數

千載皆可想見自解者不得其旨義乃沉晦不可求矣雨無正曰三事大夫莫肎夙夜鄭箋彼三事爲三公是也此擇三有事自當同解乃箋沿傳說以爲國之三卿又與畿內諸侯二卿不合遂謂皇父專權立三卿爲聚斂之臣故多一卿取義皆無所依據也卽如箋說三事多財富民多車馬皇父擇與同居於皇父亦何益於皇父又何罪乎藏俗字說文惟有臧字故漢書凡收藏之藏皆作臧此多臧亦言三事謀多臧耳而傳以爲貪淫多藏釋文讀爲才浪反皆誤矣寶藏之藏與臧否之臧古皆同聲同形六朝始分平仄如以爲仄聲與向相韻則形弓受言臧之與貺饗相韻矣頍弁庶幾有臧與上炳相韻矣凡此皆訓爲寶藏之藏乎信維多善言謀多臧卽不卽我謀之義也此詩多用臧字見上曰予不臧補箋下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補箋憖讀若靳春秋左氏傳曰宋公靳之一老謂皇父也魯哀公誄孔子曰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用此詩也

鄭箋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此訓較說文明確以律諸經傳可得其意焉左哀十六年哀公誄孔

子曰不憖遺一老杜注曰憖且也且卽心不欲而自強之意晉語憖庇州犂焉左文十二年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昭二十八年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皆始不願而後願之意而杜注文十二年爲傷昭二十八年爲發語之音皆失之矣說文憖從㣇聲㣇犬張齗怒也讀若銀故春秋昭十一年左穀會於厥憖公羊作屈銀者銀憖同音也銀與斤聲相近左莊十一年宋人請南宮長萬宋公靳之靳與憖音同假借字也靳者亦始不願彊而後可之意故宋萬怨而弑之服虔注恥而惡之曰靳杜注戲而相愧曰靳皆從下魯因語望文生義者非本義也杜注憖爲傷義本方言方言漢人語義從詩及哀公誄而生爲傷悼之意非古人本義也

擇有車馬補箋三事大夫有車馬重言以激責之

箋謂擇民之富有車馬者非是

我不敢傲我友自逸補箋友謂皇父及諸大夫

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上天疾威弗慮弗圖補箋夏曰昊天卽夏四月繁霜致饑饉也秋曰上天卽秋八月辛卯朔日食也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補箋順流而風曰淪言蘊淪也胥皆也淪胥猶曰胥淪與胥靡同意相隨累皆得罪也

毛傳淪率也胥相也鋪徧也爾雅曰淪率也漢書敘傳曰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淪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元謂毛詩之淪本字本義也三家之薰同韻假借也爾雅小波爲淪郭注言蘊淪釋文引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爾雅胥皆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史記亦言傅說胥靡是淪胥猶胥淪胥淪猶胥靡皆隨累得罪之名也史記曰從風而靡又曰靡然鄉風卽韓詩順流而風之意故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小明卒章曰國雖靡止民雖靡膴卽繼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雅雨淪胥與抑之淪胥義同彼時以爲恆語至於流泉一語正從淪字生義淪與靡意亦相近若徒訓爲率則其義未盡矣釋文引王肅註鋪病也是王肅讀鋪爲痡王義似較毛鄭爲長蓋與敗亡字一例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勤三事大夫莫肎夙夜補箋皇父居向不知瞽御之勞三公善謀亦以車馬而退居

於向

周宗既滅〈補箋〉亦豫決其必滅

邦君諸侯莫肎朝夕〈補箋〉邦君之在王都者亦不肎朝夕省王

如鄭桓公既封鄭猶居王都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補箋〉不畏

繁霜日食之變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補箋〉戎兵成而已不退飢餓成而已不遂暬御自盡瘁事國也

譖言則退〈補箋〉諸臣被譖即退不若已雖被讒言猶

黽勉從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補箋〉于仕者勸諸友往王都從仕也明知往仕甚急且危但君臣之禮則然矣若曰不可仕則諸友非禮得罪天子若曰可往仕則朋友皆怨我

石經岳本皆作于仕監本譌作予仕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補箋〉皇父三事辭不肎居王都

小明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補箋靡之言隨也累也止語辭膴大也國與民雖靡
靡然相隨累尚有敬用五事者聖謂皇父諸人者則
謂虢石父諸人
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之名詩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傳靡累也下曰無淪
胥以敗言無相隨累牽率同至敗卽此靡字義也
鄭箋以聖哲謀肅乂爲洪範五事是也傳訓靡止
爲小箋訓靡爲無訓止爲禮訓膴爲法皆義曲與
下二句不相屬矣訓膴爲大者巧言亂如此憮詞
氣同此爾雅憮大也膴憮音皆同也膴韓詩作腜
聲尤與止否謀相近至乂字始轉其聲與敗字相
韻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補箋國民靡然相從如泉流
順風戒其無相從皆敗也
詳雨無正淪胥以鋪補箋下
進退維谷解
毛詩大雅桑柔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傳箋皆訓谷爲窮考谷無窮訓此望文生義
也案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桷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

人用之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爲韻卽
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
例三百篇中往往有之元始稱之前人無言之者卽如
小雅褒姒威之近在宰或滅之之下嫌其二滅相並卽改滅而書爲威或曰毛公訓詩
古矣今訓爲善有據耶元曰漢人訓詩究不如周人
訓詩之爲有據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
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
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
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
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

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
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弒
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
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
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
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
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
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石先生之謂也此二書一則叔向之言一則魯哀公
時齊人之言曲體二人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

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即明訓谷字也段氏說文注謂詩進退維谷之谷字爲鞠字之同音假借爾雅曰鞠窮也元謂鞠谷同部聲相近究非如谷穀之同聲或曰左傳深山窮谷則谷亦有窮義元謂谷皆通川之名義近于通不近于窮其曰窮谷者言谷之有窮者也乃變義非常義也爾雅窮饋汜亦言饋有窮者非饋訓窮也

揅經室一集卷五

古戟圖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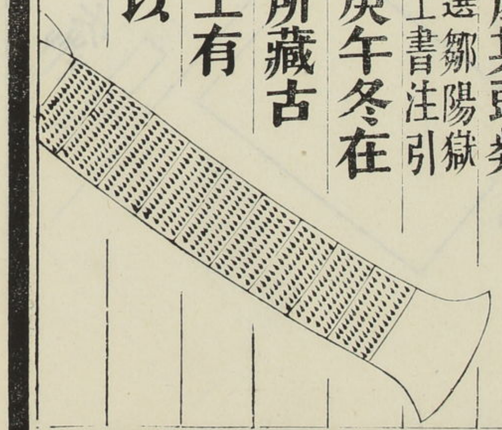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不平頭之戈矣說文解戟曰有枝兵也義亦相成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五之倨句外博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是戟之異于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與刺是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今世所傳周銅戈甚多而戟則甚鮮鄭注又多晦誤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秉綬吉金拓本冊中見一戟乃歙程彝齋敦所

手拓其刺直上出于柲端與旁出之援契之正中乎矩且刺與援長相同爰圖其形于後以爲考工說文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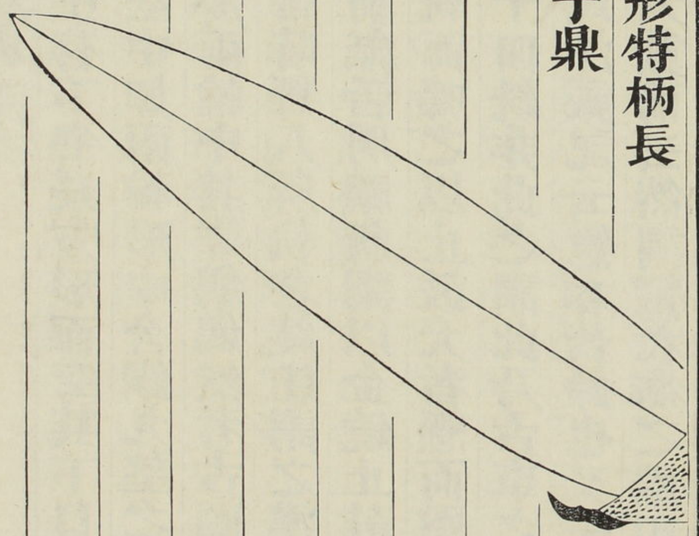
##匕圖考

匕所以載鼎中之牲體者易坎詩大東匕以棘禮記雜記匕以桑說文篆作匕亦當象形然古木匕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匕首劒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注引

然則得見匕首可知匕形矣庚午冬在京師見門下士山西劉師陸所藏古銅匕首今繪其形于後其柄上有旁枝即匕字旁一小枝之所以象形者古匕以棘桑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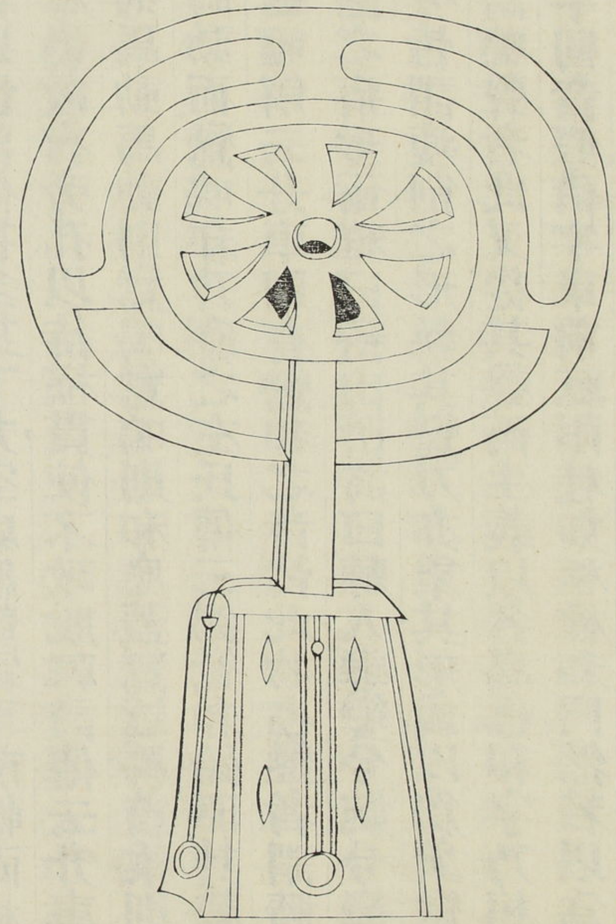


當如此形特柄長可以撓于鼎中耳



銅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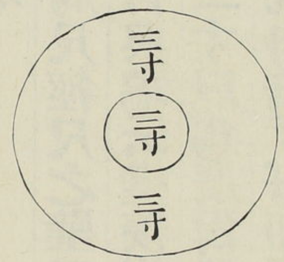
古銅器中有下半長方形而空其下口以待冒者上半橢圓空中如兩輪形中含銅丸望之離婁然搖之其丸鳴於兩輪中其聲鶬鶬然考古圖載李氏錄云是漢武帝時舞人所執之鐃遂謂之漢舞鐃誤矣鐃者似鈴而無舌周禮所謂以金鐃止鼓樂書所云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懸而擊之象鍾形薄旁有二十四銑非此之謂此乃古車之和鑾也鑾亦作鸞鄭氏注戴記云鸞和皆鈴也又云鸞在衡和在軾此據大戴而云然謂鸞在衡之端和在軾之前此器近世流傳甚多其下方空處應卽冒車前軾兩柱之耑故有旁孔以待橫貫使不致脫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蓋鸞近馬首乘則馬動而鸞鳴和乃應之左氏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皆此物也鑾者謂橢圜之脊形爾雅曰巒山墮詩曰棘人欒欒兮婉兮變兮烏鳴聲者此又從其聲而生義以名烏也和字乃桓字同音假借字車前軾兩柱如桓楹和門然若以爲音聲之和則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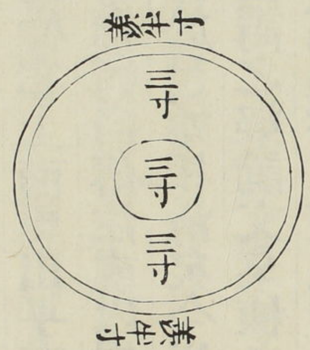
璧羨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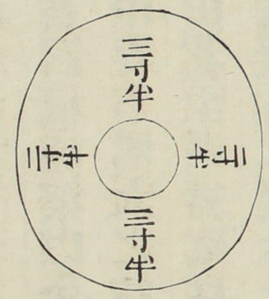
琢玉石爲周尺徑尺之璧于周禮璧羨之說考之而有得焉春官典瑞云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玉人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爾雅釋器曰肉倍好謂之璧按爾雅之說肉倍于好卽名爲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故玉人曰璧琮九寸也若謂上下肉各倍于好則好得肉四分之一九寸之璧好一寸八分畸零不成度數矣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羨餘一寸此卽名爲璧羨猶曰羨璧也此璧于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圍正圜皆羨半寸合成一寸

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卽命爲一尺凡度量皆可從此推起猶之玉人以鼻琮爲權也鄭司農之說本不誤鄭氏康成以羨爲不圜之貌廣徑八寸羨一尺此說非也璧未有不圜者若如鄭說是橢圜形矣非周禮爾雅本義也



玉人云璧琮九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





玉人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典瑞云璧羨以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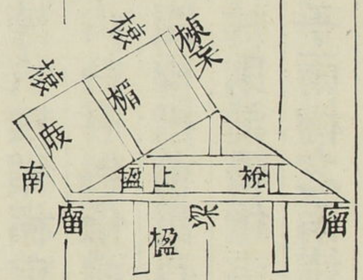
後鄭訓羨爲延成橢圜形

棟梁考

屋材之大者曰棟曰梁以今考之棟者五架屋由東至西最高中脊下橫木之名也（今俗名中梁）梁者屋中四柱（前二柱曰楹）由北至南縱架柱上之木名也（今俗名駝梁）是以棟宜三而梁宜二梁木上受短柱以載棟楣下架于南北兩楹之上而更出乎南楹之南北楹之北以載南北兩檐霤自傳注或以楣冒梁而今人俗稱或以梁冒棟於是始相淆矣今以諸經義考之爾雅釋宮曰杗霤謂之梁說文杗棟也釋名霤（即廇字）流也楚辭大招注霤屋宇也據此知通乎棟與霤之大材始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霤爲南北兩檐然則架乎其間者是南北之縱非東西之橫者矣今人俗名梁曰大駝梁爾雅于杗霤謂之梁下即繼之曰其上楹謂之梲其字指梁而言惟梁之上方可架上楹上楹即短柱若楣與棟安能再加上楹乎且上楹對下楹而言下楹即屋中四柱梁之所加也古者大梁或作曲形今江南屋或尚曲之橋梁之梁䋣梁之梁梁輈之梁皆是上曲之形（說文以橋梁爲本訓棟梁之梁無訓）故西京賦曰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皆明乎其如虹之曲長也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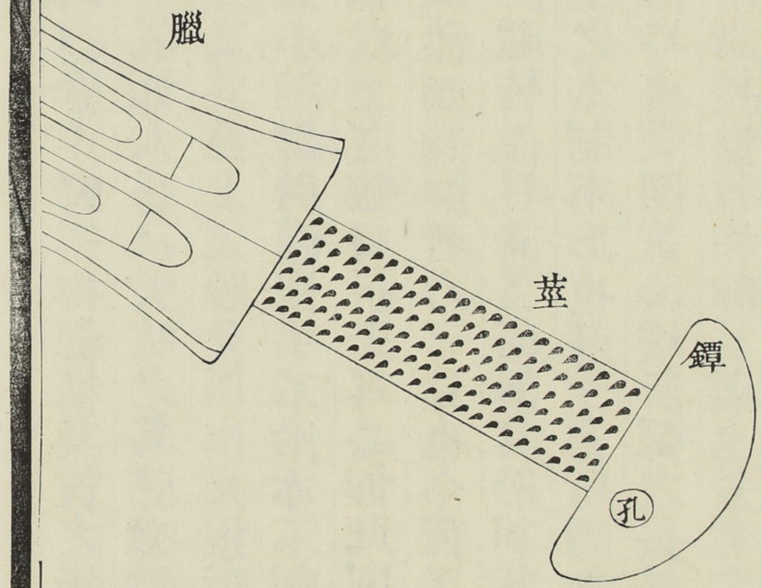
曰韓娥嚶歌餘音繞梁惟其梁有空虛相架之處故可云繞長門賦曰委差參以槦梁槦虛也爾雅自枳謂之閾至落時謂之扈皆專釋門戶之名其間楣謂之梁一語乃專指一門一戶上之小橫木亦借梁楣以爲名所謂門楣非屋楣不可以此與京雷謂之梁之大梁相混也古屋五架正中曰棟再南一架則稱楣故儀禮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曰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是也聘禮公當楣再拜公食大夫禮當楣北鄉注此者但當云兩楹之上橫木曰楣卽明矣今鄭氏乃兩引爾雅楣謂之梁一語遂致學者久惑不知爾雅楣謂之梁乃專指門戶之上而言不但梁非正梁卽楣亦非正楣與儀禮當楣之楣迥別不然曷重釋梁也說文曰楣門樞之橫梁從木冒聲爾雅楣謂之梁釋文楣亡悲反或作楣亡報反是陸德明本作楣而或本作楣也許氏則楣爲門樞之橫梁與秦名屋檐聯爲楣兩物兩名然鄭氏所見爾雅漢本則作楣曷由知梁架楹上更出楹南也五架之屋棟次曰楣楣前曰庪庪者懸而出之之名爾雅曰祭山曰庪縣儀禮飲射禮但曰鉤楹內由楹外而已不聞兩楹前更有兩柱如今人之屋有檐柱也既無檐柱則前霤檐宇何所支庪是必梁之曲而下者更出乎兩楹之南橫檐一木以爲檐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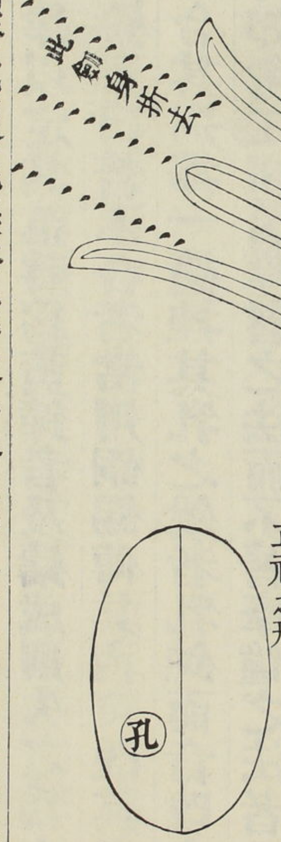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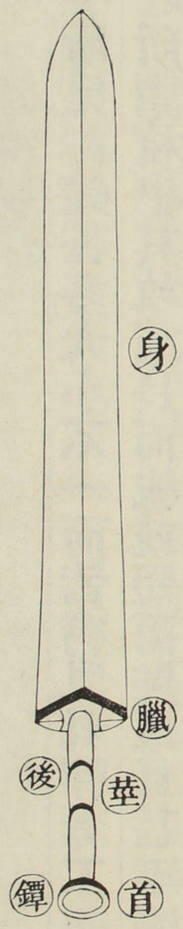
古劒鐔臘圖考

古劒鐔臘之名之制及古劒之存于今者已見之歙程氏通藝錄矣予在京師又得一古劒其劒首鐔與通藝錄同不過如今胡桃之半殼而已吹之殊無大聲莊子所謂吹劒首者吹而已矣尚未合也余門生錢塘陳均自秦中歸得古劒柄其首之鐔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如人鼻孔大吹之其聲嗷然清高聞于百步之外又其莖上之臘作四出長鬣形如今梔子花蒂莖上小銅釘周滿留手不滑亦不刺手不必緱纏特其臘以上之劒身折去耳必如此則臘之所以名臘獵獵然如長鬣者乃可見也今程氏及余所藏之劒其鐔臘皆僅具其名而簡其形制者也陳氏劒柄乃考工之本制本形也莊子書所謂劒夾即臘也以其夾劒身也戰國策馮煖所彈之長鋏即夾也臘也左傳所謂長鬣者相即其義也爰考之并圖其形





此程氏通藝錄所載及予所藏之古銅劒形葢僅具鐔臘之名而簡其制非考工鐔臘命名之本制本形也



鐘枚說

予所見古鐘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卽考工記之所謂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漫鐘不一形竊思古人製器必有所因此枚之設將爲觀美耶未足觀也然則欲此纍纍者何用乎乙丑春余在杭州鑄學宮之樂鐘與程氏瑤田李氏銳共算其律以定其范將爲黃鐘者及鑄成則失之爲夾鐘矣鑄工曰若不合者當用銅錫傅其內可改其音余乃令其別擇一鐘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改矣夫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鐘之法者爲其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

𦥑字瓦拓本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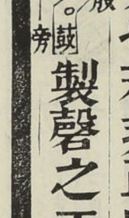
嘉定錢君旣勤得古瓦作𦥑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並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𦥑卽聲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凶象形𦥑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凶象形拜聲二徐尙不知𦥑之爲聲宜更不知拜之爲聲因而刪改耳

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曲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𦥑之爲聲也丰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一部古音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怏夬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皆同爲一部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丰字雖未見於詩而害字從丰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閟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澧鱧最近則豐字之从丰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素部次于丰部許云从木推丰元謂此下亦當有丰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刪之耳素與豐亦同部相近也从丰得聲者尚有夆韌二字從刃得聲者有齧挈契韌絜恝六字皆與豐字同部豐豐从豆丰䵼皆聲口凶爲象形口凶與丰䵼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豐字無口明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右高作丰形今本作丰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既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豐之誚乎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通藝錄論考工記磬直縣于鼓上及鼓右之際設孔已明白大著于儒林無疑義矣今又得讀汪君孝嬰萊推算所以中縣之數以孔爲衡樞而平其衡直其

繩其理益明元竊謂磬縣重法如等子法以遠勝近也蓋股之所積少而鼓之所積多以少稱多而縣能直者鼓下垂而近股外揚而遠股如等錘鼓如等盤與五金孔其等繫也磬直縣已見之通藝錄六證記矣元又謂考工記磬氏經文本明言直縣曷言經文本直縣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崙所謂摩其崙者股之上角向天如圭之崙者也圭有崙故曰瑞瑞者上銳之形也所謂摩其旁者鼓之外邊所以曰旁也若非直縣曷曰崙也崙之一字直縣之確證也



製磬之工于既設孔之後即不能再改孔矣于是縣之而股或昂而上是鼓少重也乃摩其鼓之旁抑股或墜而下是股少重也乃摩其股之崙如此則輕重相稱而縣直矣二鄭注謂上下爲聲之清濁似誤矣經所謂旁者乃鼓厚一寸之處若摩厚爲薄是摩廣三寸之面不得云旁矣且若摩其崙之兩面則股必減輕縣者不直矣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昔郢人遺燕相書夜書曰舉燭因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也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

未腊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會舉燭之義幸而治誤解鼠璞則大謬由是言之凡誤解古書者皆舉燭鼠璞之類也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於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
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爲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經義之外兼覈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嘉慶二十年南昌盧氏宣旬讀其書而慕之既而伯申又從京師以手訂全帙寄余余授之盧氏盧氏於刻十三經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申亦請余言序之昔余初入京師嘗問字於懷祖先生先生頗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門余平日說經之意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間是編之出學者當曉然於古書之本義庶不致爲成見舊習所膠固矣雖然使

非究心於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爲大寶而嚇其腐鼠也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經傳中實字易訓虛詞難釋顏氏家訓雖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所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古聖賢經傳之詞氣最爲近古然說文惟解特造之字（如亏由）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雖）爾雅所釋未全讀者多誤是以但知攸訓所而不知同迪（攸與由同由迪古音相轉迪音當如滌滌之从攸音近也釋名曰笛滌也故迪）但見言訓我而忘其訓間（爾雅言間也即詞之間也）雖以毛鄭之精猶多誤解何況其餘

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說每爲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而共證此快論也元昔教浙士解經曾謂爾雅坎律銓也爲畎聿詮也字之訛辛楣先生韙之又謂詩鮮民之生書惠鮮鰥寡鮮皆斯之假借字詩綢直如髮如當解爲而（髮乃實指其髮與笠同非比語傳箋並誤）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爲佳（惟同之事不當云器）之訛（老子夫佳二字相連爲辭者甚多若以爲佳則當云不祥）若此之疇學者執是書以求之當不悖謬於經傳矣論語曰出辭氣斯遠鄙倍可見古人甚重詞

氣何況絕代語釋乎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周易爲羣經之首古今治此學者獨多有列國人之易有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易漢學也所存古法尚多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全空矣靜而思之摧而論之聖人之造易也象因卦生辭因象著大之天地山川小之井鮒車鬼豈如詞人屬文隨意拨蕩乎是必有一定不易之辭與字存其中焉易有爻有位豈如今人并互體亦不論乎是必有錯綜經緯千變萬化極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有吉凶悔吝豈如今人三錢占瞽者能之乎是必有不盡之言與意隨所遇之而取決焉乃今求之晉以後之易皆不能使易之經文語語有因字字有據然則空論而已古聖人造易必不若是江都焦氏居北湖之濱下帷十餘年足不入城市尤善於易取易之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得所謂旁通者得所謂相錯者得所謂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驗其往來之迹于經文之中而知其所以然蓋深明乎九數之正負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使聖人執筆著書之本義豁然大明於數千年後聞所未聞

者驚其奇見所未見者服其正卓然獨闢確然不磨
雖使義海以下諸賢衆咻之而不能折其說此我
大清文治之所以軼乎前也豈焦君一人之所通哉
焦君之易之爲書也曰章句十二卷曰通釋二十卷
易圖畧八卷其大旨見於圖畧而旁通三十證尤爲
顯據可例其餘或曰比例爲圖因其末之同而遡其
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元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
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特各于
相通處偶舉一隅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因事而
揲筮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盡之言

使各象變適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
于今易辭之外藉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之所說
哉或曰通釋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幾鑿乎元曰古
未有字先有言有意言與意立乎諸字未造以前伏
羲畫三三而定其言與意至倉頡始造乾坤之字故
徒言遯而遯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蒺同意傳謂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卽此道也若立乎其後而分執
之蓋未知聲音文字之本矣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
魚爲遯魚韓詩外傳何以蒺藜爲據疾哉元與焦君
少同遊長同學元以服官愧荒所學焦君乃獨致其

心與力于學其初治易也亦不圖至斯久之如有所
牖而此學竟成元于嘉慶十九年夏速郵過北湖里
中見君問易法君匆匆于終食間舉三十證語元元
即有聞道之喜及至江西時時趣其寫定寄讀讀竟
而敘其本末如此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是學
之謂乎嘉慶二十一年夏四月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
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
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子
姻家劉端臨台拱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
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爲魯之方言也執禮者
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
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
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
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
于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
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尚釋之況本近正者乎言由
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

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記小辨一篇足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學也魯國當時或有此學猶漢急就章宋王安石字說之類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順與訓通借即訓詁之訓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亦固十變之稘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學甚明何後儒之昧昧也訓詁錯則言語錯執古聖之書以小辨破其言而斷斷論之道義皆錯矣使古聖人見後人如此錯解之也必啞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爾雅之學則五經四書皆鼠璞矣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許之以爲得其簡矣以簡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樂不下席余與子接席而辨之其樂何如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定之足下蒙問爾雅注義欲撰爾雅集注一書誠說

經之盛心也元昔亦嘗有志于此徒以宦轍鮮暇力有未逮耳竊謂注爾雅者非若足下之深通乎聲音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爲其轉注假借本有大經大緯之部居而初哉首基其偶見之蹟也山水器樂草木蟲魚諸篇亦無不以聲音爲本特後人不盡知耳如巒山墮義與考工鳧氏兩欒毛詩棘人欒欒義同沈泉義與考工車軌出兩轂中義同樛滮同音假借鼛鞀從高得聲得義鼖赤苗之與毳衣如璊之璊立死楣之與輪菑接菑蜆縊女之與磬天覩羽蜠大而險之與典同險聲音義皆相通證故以聲音文字爲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逸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闕輕重也懷祖先生之於廣雅若

膺先生之於說文皆注爾雅之矩矱此事足下識超而年富正宜及早爲之古注之善者采之淺者誤者棄之其有新義即下己意不拘郭氏一家之學兼采友人精確之說要當以精義古音貫串證發多其辭說爲第一義引經傳以證釋爲第二義也